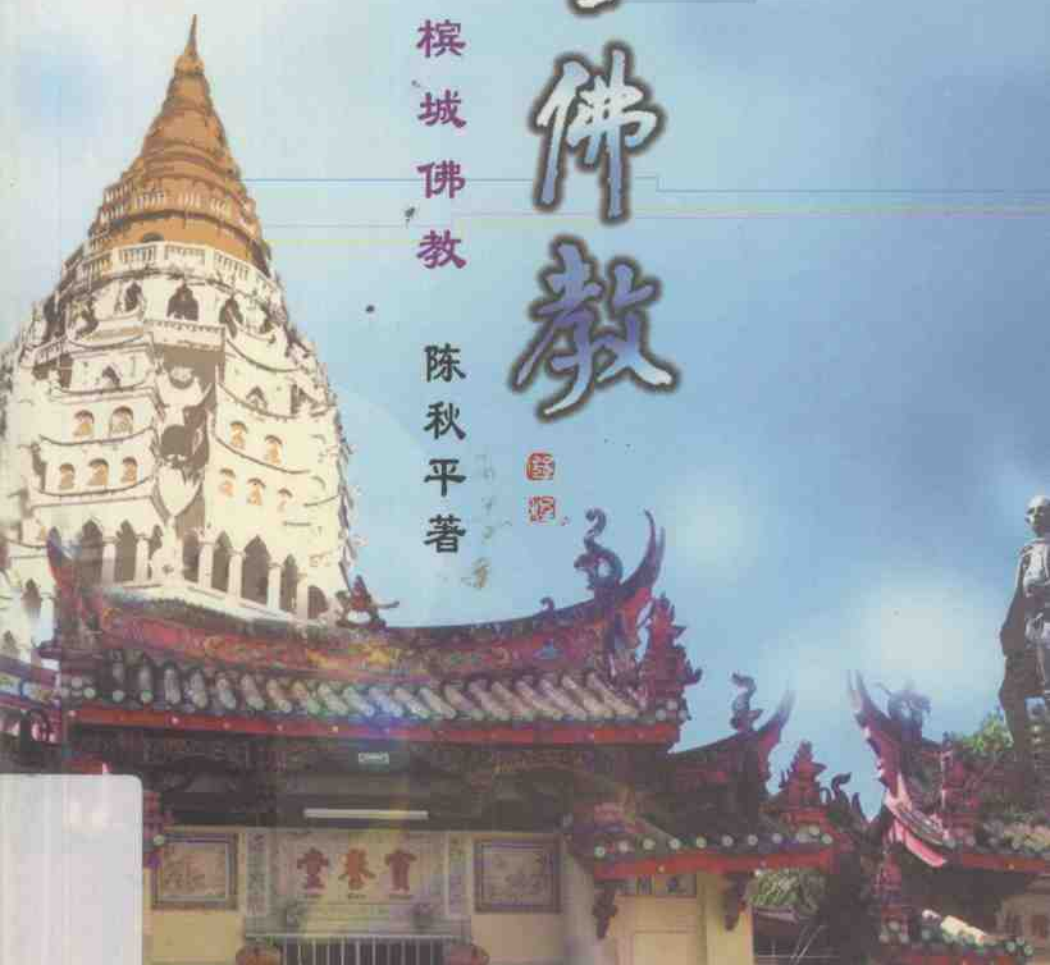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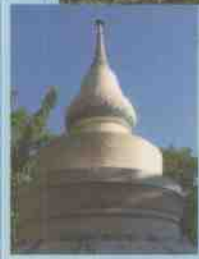


南方学院 学术丛书第七种
南方学院出版社

英殖民时代的檳城佛教

陈秋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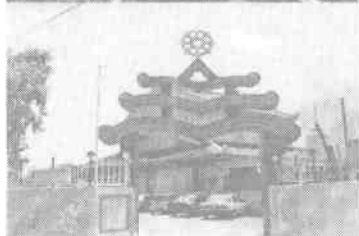
移民佛教



移民与佛教

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

南方学院学术丛书第七种



陈秋平 撰

移民与佛教

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

- 编辑 :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佛教文摘社
责任编辑 : 李振辉
封面设计 : 张凤鸣
封面题字 : 继程法师
出版经费赞助 : 南院萧畹香出版社学术基金会
出版者 : 南方学院
Kolej Selatan
PTD64888, 15KM, Jalan Skudai, P. O. 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86605 / Fax: 07-5563306
- 流通处 :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9, Jalan SS25/24, 4731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电话 : 03-78764591, 03-78750629
传真 : Fax: 03-78762770
承印者 : Nets Print Work Sdn. Bhd.
58, Jalan PBS, 1414, Taman Perindustrian
BK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Malaysia.
- 刷次 : 2004年9月第一刷
出版日期 : 2004年9月
定价 : RM 20.00
ISBN : 983-2274-73-7



移居海外生計忙
箇中艱辛各自担
民族習俗要延續
傳統文化需發揚
佛儒道神都信仰
閩廣客瓊皆相安
教育事業最重大
落地生根枝葉滿

陳秋平仁者大作移民与佛教云版

題偶為序以賀

癸未年腊月初二日 太平陸程於山城般若岩



序

秋平来电告诉我，他的硕士论文“英国殖民时代移民与马来半岛佛教的发展”终于获得萧畹香学术基金会的支持，将在近年出版了！对他而言，这是他上半生生命中重要的一刻，对我而言亦是生命中最欣慰庆幸的一刻，毕竟在近十七年的认识与交往中，身为亦师亦友亦兄的我，我知道他这一生中很希望能去做的一件事是能为他的宗教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以图回报佛教在其坎坷的成长岁月中引导他开始人生的另一道门，让他走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还能勇敢地去开拓实现人生的理想，除了一句「太好了！」还来不及说其他的话时，欢喜感动的热泪已不能自制夺眶而出……那边厢已传来他很诚恳的礼邀我为其处女著作写序，内心为此一震，深深地受到其浓郁的感恩心与对长辈的尊重所感动。本人一向以来是讲多写少，故每每捉笔时总是写不出好东西，却是一件极度痛苦之差，更何况这是一本深具学术价值的论著，岂是拙笔之流如我者所能胜任。然而，在感性超越理性的驱使下，我还是欣然地答应了，只因为要与他分享这份难能可贵的奋斗成果。

环顾今日的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在各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异彩，活动的量与质虽有相对的增加与提升。然而，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论著与文献却几乎近于「零」，尤其是汉文系的学术论著更是如「缘木求鱼」。其实这对一个已在本土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宗教，确实是一项极可悲的处境。中外学者或人士若到马来西亚进行研究本土宗教发展史时，伊斯兰教、基督教甚至道教都能提供具有学术考证的资料，佛教方面的资料却只有从一些佛教人士口中获得。这对一个讲究实事求是的现代知识社会，佛教的确是落后得很。因此，马来西亚佛教界迫切需要在学术领域力争上进，寻求突破。佛教界应开始积极培养具有学术资格的佛教学术分子，鼓励更多的在籍大传佛教青年以马来西亚佛教的各个领域作为其大专毕业论文。此论文的作者就曾在其马来亚大学的学士论文中探讨研究马来西亚佛教在社会福利慈善领域的表现。我们更希望此种风气能在此

大马各大专院校形成一股另类的「爱教护法」精神。盖这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将丰富本土佛教发展的文献，对后代的人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国内的佛教大机构及企业界的大护法亦有需要成立佛教学术研究基金来培养及鼓励并资助有志于从事大马佛教发展学术研究工作的知识青年。秋平仁者之论著在百般努力下才获得非佛教组织基金会支援赞助方能如愿出版，这可见佛教社群对此种领域的冷落或忽略，此种态度或思想若不早日调整，肯定对大马佛教的发展是极不利的！

秋平仁者的此本论著是其硕士论文改编而成的，其学士论文亦同样是对大马佛教的研究，有一、有二，当然我更希望能看到有三即希望他能继续更上一层楼，研修博士学位，让我们有另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出版，为大马佛教的发展史留下宝贵的文献。我们每个人都会离去，但是文献却是能继续保存下去。

钟汉源

序

本人与秋平君的因缘应从1999年秋说起，当年他以优异成绩申请进入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硕士班就读，其时尚未对未来研究有明确方向，但基于对大马佛教的振兴具有使命感，所以秋平除了在亚太所修习区域研究相关课程外，也到宗教学研究所来选课，期能够结合区域研究与宗教研究。由于个人最近几年一直关切着大马的宗教发展，故就在2000年暑假由秋平的安排下，与内人陈美华博士一同前赴大马做短期学术访问，其中参访了南传、汉传与藏传佛教的几所道场，并拜见了德高望重的达摩难陀长老，且与马佛青前后期的领导干部晤谈甚欢，虽然有点走马看花，但对大马整体佛教现况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回程之前我与内人均鼓励秋平以大马佛教史为题做硕士论文，也算对大马佛教界回馈一己的心力，为后继者留下忠实的历史见证，于是秋平在当年暑假就毫不犹豫地积极着手搜集材料、撰写论文。

个人深知秋平进行这项工作有其困难，由于过去中外学术界对大马佛教的来龙去脉缺乏系统性的学术专著，凡事起头难，秋平要做开拓性工作，这在伊斯兰教独受官方支持、其他宗教缺乏研究传统的大马宗教界及学术界，确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目前大马佛教新旧世代交替的时期，应该是为前人的贡献留下历史纪录的时刻了，故我亦勉他先将19世纪殖民时期以降移民佛教的初传，乃至20世纪前半叶大马独立建国之前的外来佛教在地化、组织化的这段发展历程，以大马本土佛教发源地檳城州为中心，做详细的叙述。经过三个寒暑的辛勤工夫，秋平即圆满达成这项挑战，得以有本书的问世。经过多年课堂上与课馀的讨论，以及研读秋平的论文，实有教学相长的感受，再加上最近几年寒暑假均前往大马考察，个人对大马佛教的整体现况得以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大马华社的各个角落、各个社会阶层对佛教传统的护持与发扬，印象颇为深刻。由于个人本来就对台湾佛教的发展有着长期关注，不免也会兴起与大马佛教相互比较的念头，故以下对大马与台湾佛教的同异之处列举数

项，也做为对研读秋平论文的些许回应。

一、台湾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主流，大马佛教则因地缘关系，受南传佛教的影响先于汉传佛教，但由于19世纪华人移民潮的关系，汉传佛教有后来居上的趋势，目前形成南传与汉传并立的局面。虽然台湾与大马同为移民社会，但台湾汉人移民较早，且在人数上及政经势力上比台湾的南岛语族原住民（台湾原住民与大马的马来土著为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占有绝对优势，故汉传佛教的主导地位早已确立，而台湾的南传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只是晚近一、二十年的事；大马华人移民较晚，亦无法改变马来土著的优势地位，伊斯兰传统的巩固早在汉人将佛教传入之前（不谈已几乎失传的印度系佛教），故无论汉传佛教或南传佛教都未在大马取得优势，藏传佛教则为晚近流亡藏人所引进，故佛教三系的发展反应了两地族群结构及移民社会的基本特性。

二、台湾佛教纯而不杂，严格遵循中国大乘佛教禅净双修的传统，但也因此有其保守性格，对新思想与外来文化的接纳较迟缓和；大马佛教则多元且相互融合，任何一种传承似均有发展空间，但无一传承具有稳固的根基，不过较无传统包袱，容易接纳外来的新观念，这种对比当然与上述的历史与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台湾佛教不论在经典的编译、教义的探究、僧才的培育、社会慈善与教育文化事业的推广，均有标榜着禅宗与净土精神的许多道场及在家居士团体以组织化及现代化的方式推动，并将此种模式向海外输出，形成国际化的情形；大马佛教主要仍由华人护持，但或许因方言群与地域认同的多元性、经济活动导向的价值观，乃至受限于少数民族群的地位，要形成像台湾佛教那样高社会可见度、高度组织动员的发展形态，具有外在条件的限制，故大马各种类型的道场及组织林立，大多是各自为政的情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佛学教育与文教出版事业的推动便难有馀力了。像马佛总这类全国性的横向联系组织，充其量只是进行行政协调工作而已；要推展具有开创性的佛教事业，还是得由具备基层动员能力的教团组织方可。

三、台湾与大马两地的佛教均存在着华人社会特有的山头主义，但两地的山头主义的特性似乎有所不同。台湾佛教最为人所知

的一大特色便是大道场发展成为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庞大佛教事业体的现象，故有所谓四大或五大山头的说法，且都积极拓展组织，相互较劲，目前这种组织模式也被带到大马来；大马佛教并无此种大山头，但却有许许多多独立自主的小山头，彼此之间谈不上暗中较劲，大体上是互不往来，缺少相互之间的联系合作。在台湾由于大山头的出现，独立道场的发展生存备受压力；大马佛教由于缺乏这类资源吸收能力特强的大山头，故想要自立门户、独立发展的教团就更无限制，稍有理念不合、意见不同，即可分道扬镳。台湾及大马两地的佛教组织现况，正反映着两地华人固有的民族文化特性。

无论如何，佛教传统乃是全球华人社会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要素之一，看完秋平的论文，更加印证了这点。正当西方世界正在力图振兴其基督教传统、伊斯兰世界正在风起云涌地推展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际，华人世界是否也该从其悠久的佛教传统中寻求文化主体性的根源呢？相信这是值得关心华人文明未来出路的知识份子去深刻反省的。21 世纪的世界，将会是一个追求文化认同的时代，而成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首先就是要先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然后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与其他民族平等交往；反之，遗忘自己文化传统的人们，也难以立足于世界舞台之上，扮演应有的角色。台湾与大马两地都有这么多华人为复兴佛教传统而努力，这是令人欣喜的一点，盼望未来两地佛教徒能有更多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缘，为延续华人文化的慧命共同携手并进。最后，更期待秋平论文的出版，能激励更多大马华社有志之士去探索佛教传统深刻的智慧与悠久的历史，以共同带动大马佛教迈向复兴之路。

蔡源林

谢启

从获得通知被录取，到负笈台湾深造，到回马来西亚，再到出版人生的第一本著作，我心中都一直不敢忘记一切的助缘，是这一切助缘让我完成了人生的部分理想。

我非常感恩星云大师及佛光山创办南华大学，学校之建设与发展，全部由社会大众赞助支持，是在百万人心力灌溉下成长的大学，弥足珍贵。众缘的和合，让南华大学免收学杂费，这对于莘莘学子而言，实具有重大意义；更让面对经济问题的学子圆了求学梦。

在这短短的两年半期间，很幸运的接受很多恩师，诸如谢剑老师、周春堤老师、陈玉玺老师、林本炫老师、翟本瑞老师等的指导与教诲。尤其是宋龙生老师更是对我有无微的照顾，将研究室、电脑、书籍等惠借给学生，也在学术及人生方向上给予关心与指导，实令我铭记在心。

本论文承蒙蔡源林教授的殷切指导与启发，才得以顺利完成；在学期间，蔡老师校内外公务繁多，仍然抽出时间为我论文批评与指正，在讨论过程中，给予极大的独立思考空间，尊重学生的观点。因此，无论是在治学或是待人处事等方面，均从老师身上获益良多，仅此致上最高敬意与谢忱。师恩深厚，无以为报，除了感激，只有更努力了。

我也很感谢古鸿廷教授及释慧开法师，端赖他们对我论文做出明确的指正与提供宝贵意见，使本著作更臻完备。

初来台期间，蒙周昱辉夫妇的接待，因而不必为不熟悉异乡环境而感烦恼。这两年半来，在许多方面都得到周昱辉夫妇协助与关怀，心中除了感激，也多了一份异乡温情。虽事隔多年，我还是要表达心中谢意。

在学期间，感谢学长及同学们的协助与鼓励，尤其是陈老大、桓哥、叶姐、景盛、博超、国基、文利、素华、妙辉法师和昭如等。当然也没忘了同国的同学及学弟妹们帮忙与关心。你们的关

怀，将永刻心中。

黄循营居士、千百家佛教居士林、马佛青总会雪隆州联委会、Uncle Liew、吴国强居士、颜尊严居士、谢桂元博士、汶莱的佛友们、台湾中央研究院东南亚研究计划等在经济上的慷慨协助，使经济上的困难得以改善。在此诚挚的向大家说声谢谢。

「鸟友」们的鼓励与关切；马来亚大学的同学及学弟妹们的协助与关心；千百家佛教居士林的 Uncle 和 Auntie 们的关怀与爱戴；马佛青总会雪隆州联委会同仁的帮忙与支持，乾爸一家人的关心与照顾，黄贤明老师、Bro. Chong 和颜爱心等在佛法上的接引及下霹雳佛教会的培育。这些都确实让我在学术及佛道上成长了许多。如今能够顺利的将著作修订出版，你们确实功不可没。此恩惠，将难于忘怀。

此著作得以顺利的出版，当然更要感恩敬爱的母亲及挚爱的家人，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的照顾与支持、关怀与包容。感谢父母亲茹苦含辛的养育之恩；还有姐姐及妹妹们的鼓励与体谅，在来台的期间代为照顾母亲，让我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学业。如果没有家人的体谅、爱护与支持，纵使有更好的机遇，也无法上路，更甯说走完这个学习的旅程。今天的成就，皆由你们而来，此份恩情，毕身难忘，也将无从报答，唯有将此著作献予你们，共同分享出版著作的喜悦。可是无法与父亲分享出版著作的喜悦，是此生的遗憾！

书写进行期间，承蒙佛寺、法师、佛教会、长辈等的协助，提供宝贵的意见与资料，让我在马来西亚的移民佛教之研究更切合实际，也使论文更为扎实。在此致上我的谢意。

我怀著感恩的心情到台湾南华大学念硕士班并从事论文的写作，如今，亦以同样的心情将它修订和出版。

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在马来西亚从事佛教研究的人并不多，研究环境也欠理想，出版物更是寥寥可数。当初决定出版此个人不成熟的著作时，所本著的想法就是为了要丰富大马佛教著作，引起大家对大马佛教史的兴趣，一起来探讨大马佛教，共同建设大马佛教。因此此著作的最大的出版目的在于作抛砖引玉的工作。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族在这片土地上开疆辟土，

引进了宗教文化。经过长期的奋斗与牺牲，奠定了进步繁荣的佛教发展基础。我们应该确认佛教今天的存在与成就，是与前辈的辛劳息息相关的，是因着前辈的奋斗耕耘，才有今天的收获。因此，关注佛教历史是不忘本，怀念前辈的贡献、恩情的优良价值，亦是佛教感恩思想的体现。

研究大马佛教史旨在建构佛教徒的自我身分认同，佛教徒是否能承担严酷的考验，在于信徒们是否拥有共同记忆、期望与理想。能从历史的冲击中击出强烈的宗教情操，是一个宗教在其所处社会壮大的其中因素。有了历史，才会有宗教传统的流传，面对历史，正视历史，才能了解过去，突破传统，创新未来。

最后，这本书能顺利问世，还得感谢萧畹香学术基金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并列入南方学院学术丛书之中。如没有了萧畹香学术基金的慷慨协助，必定无法完成抛砖引玉之意愿。

学生李伽仪、李振辉、陈妤佳、赵子隆、杨美欣、陈万德、陈秀梅、白幼佩、曾刘维宾等在排版、校对文字、拍照、交通等方面的协助，均在此一并致谢。

要感恩的人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的向大家致谢。仅以此篇谢启，表达心中层层感恩。愿大家之善举所获之功德，皆回向法界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得以远离身心之苦，盼所有众生皆幸福、快乐、平安、远离一切苦厄。

陈秋平

槟岛

2004年5月

摘要

佛教从公元1世纪便已经传入马来半岛，当时的马来半岛正处于中国与印度两大古国的商业航线中心点，因此佛教随着印度商人传入马来半岛，并在印度化的过程中，建立好几个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古都。随着东南亚内部的发展，佛教的传播并不单从印度传入，也在东南亚的各国之间传播。

随着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将伊斯兰教传入马来半岛，及马六甲国王在公元15世纪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以后，几乎举国上下皆成为穆斯林。只有北部的吉打、吉兰丹、霹雳北部和玻璃市因与泰国交界，所以佛教还继续在这几个地方流传，因此马来半岛佛教的发展进入了缓进期。

当英国殖民政府于1786年占领檳城以后，马来半岛的经济、政治、族群结构、宗教文化等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英国人为了发展在马来半岛的经济利益，因此从中国、锡兰、泰国、缅甸和印度引进大批的廉价劳工。除了印度人以外，这些劳工基本上都是佛教徒，因此佛教也随着他们的到来而重新被传入马来半岛。此期的佛教与公元1世纪至14世纪的佛教的不同点在于当时的佛教完全属于印度佛教的传统，但由移民所带来的佛教却是多元化的，包括了中国佛教、锡兰佛教、泰国佛教和缅甸佛教等传统。

移民佛教在檳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无论是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皆有所贡献，并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檳岛移民佛教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兴起、发展中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成长，佛教组织及佛教徒的力量，从零散（初期发展）到团结（如马佛总及马佛青总会的成立），从有共同目标（争取列卫塞节为公共假期）到各自为政（80年代的团体各自发展），必定有其因缘。这当中的因缘包括了移民本身的因素、殖民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祖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妇女移民等。

檳城移民佛教的发展，为独立后的佛教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包括了全国性组织的成立和佛教青年运动的酝酿，这使独立后的佛

教可以在稳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继续的保持其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宗教的地位。

关键字：

移民、移民佛教、中国佛教、锡兰佛教、泰国佛教、缅甸佛教。

Abstract

Buddhism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Malay Peninsular in the first century A.D. Indian merchants introduced Buddhism into this land as it was geographically a strategic location, a center of sea trading route between the two ancient civilizations, China and India. Because of the Indian influence, Buddhism became the state religion of major ancient city-states in the regi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city-states of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became more prominent in fostering Buddhism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Later, India and Arab merchants introduced Islam into the Malay Peninsular. After the acceptance of Islam by the King of Melacca in the 15 century A.D., Islamic influence became significant in most part of the peninsular, except in the three northern states of Kedah, Kelantan and Perlis. These states, bordering Thailand,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ai Buddhism. Buddhism was still widely practiced in these state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Malay Peninsular was stagnated if not declined during this era.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Penang island in 1786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onial period in the Malay Peninsular that brought along tremendous changes in economy, politics, ethnic structure, religious and culture practices. In order to develop local economy, the British invited thousands of cheap labor from China, Sri Lanka, Thailand, Burma and India to the Malay Peninsular. Except those from India, most of the migrant laborers were Buddhist, thus, Buddhism was reintroduced into this land. The immigrant Buddhism had a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compared to the early Buddhism of 1 A.D. to 14 A.D, which was primarily Indian influence. In this era, the immigrant introduced a highly diversified Buddhist culture into this peninsular, includes those from China Buddhism, Sri Lankan Buddhism, Thailand Buddhism and Burmese Buddhism.

The immigrant Buddhism flourished in Penang Island,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welfare was highly recognized. It experienced a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from an early infant stage to rapid propagation and establish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ies developed from an unorganized infant stage to unity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The Buddhist communities were united under common community goals such as fighting for the declaration of Wesak day as national holiday. Later, Buddhism development embarked on a different trend, where organization-centered development emerged in the 80'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eriod is the progress of individual Buddhist organization preceded common interest of the entire Buddhist community. There were various forces that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Malaya peninsular. These included the immigrant himself, the policy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trend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nativ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wave of woman immigrant.

Nevertheless, the flourishing of immigrant Buddhism in the Penang Island made it the center of national Buddhism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It was demonstrated by the formation nation wide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oculation of Buddhist youth movement, which established Buddhism as the second largest religion in Malaysia.

Keywords:

Immigrant, Immigrant Buddhism, Chinese Buddhism, Sinhalese Buddhism, Thailand Buddhism, Burma Buddhism

目录

继程法师序 /3

钟汉源序 /4

蔡源林序 /6

谢启 /9

摘要 /12

Abstract /14

目录 /16

第一章：绪论 / 2 7

1.1 研究动机与目的 /27

1.2 研究主题 /30

1.3 研究方法 /31

1.4 文献回顾 /33

1.5 理论架构 /36

第二章：马来亚半岛早期佛教的发展 / 4 1

2.1 前言 /41

2.2 谁是印度化的仲介者 /41

2.3 马来半岛的印度化及佛教的传播 /46

2.3.1 狼牙修 (Langkasuka) /50

2.3.2 吉打 /51

2.3.3 吉兰丹 /54

2.3.4 盘盘 /55

2.3.5 丹丹 /55

2.4 室利佛逝 (Sri Vijaya) 王朝时期的马来半岛佛教 /58

2.5 素可泰 (Sukhotai) 和 Ayudhya 时期佛教的发展 /60

2.6 其他的影响 /60

2.7 马六甲时期的佛教 /61